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一

書十五

文章下

答進士梁載言書一首

與元九書一首

與劉蘇州書一首

答莊克書一首



謝西川白相寄賜新詩書一首

與崔學士書一首

與李生論詩書一首

答進士梁

集本文粹
並作

載言書

李翱

翱頓首足下不以翱卑賤無所可及

集本文粹
並作乃

陳詞屈慮

我先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于

集作

時將求知者

問誰可則

文粹作
則可

皆告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

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德備具

文粹作道
備德具

且猶

不足辱厚命况如翺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

博大而深宏者耶文粹作雖然意盛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畧

陳其所聞盖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

莫如直進德集作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

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

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材集作

賢不肖分矣此聞之于集作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

子別夫婦明長幼接集本文粹明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

河集本文粹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月集本文粹包乎

若天地掇章稱誅津潤惟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

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集作其讀詩也如未嘗

有易集作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集作其讀屈原莊周也

如未嘗有六經集作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

氣厚集作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

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濟淮河

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文粹有色黃白不

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集作飽於腹文粹也其味

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

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上文粹異者則曰文章辭句

竒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于集

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于是者則曰文章不當對

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

集作
於時

文苑英華

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蜀本作滯而不流集作識文

章之所生集作也義不必深不主蜀本作於理言不必信

不在於教勸文粹作義不主於而詞句恠麗者有之矣劇秦

美新王褒僅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集作

者有之矣劉氏人物志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

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

此非不對也書曰朕文粹作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

苑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集作

柘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

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所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

老聃列禦寇莊周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

墨翟集作鬼谷荀况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

向楊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歸也故義雖深

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為文且集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

者兼弁乃能獨立乎集有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

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而集作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

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

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

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

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鞮然則左思言之矣吾

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吾所以不協于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知集作其禮古人之集作相接有等輕重有儀蜀本作差列於經傳皆可詳引文粹作別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集有嬰字平仲傳日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日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

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而慢其二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文粹作前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竊懼足下不思乃陷于此韋踐之與翱書亟叙足下之善故敢盡詞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爲犯李翱頓首

與元九書

白居易

某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于今凡枉贈答詩近集作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于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序爲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

僕既愛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旨粗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為文之意總為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

故少暇間有一作容隙或欲為之又自思所陳亦無出足

下之見臨紙復一本作罷者數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

于今今俟罪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

州日所番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面會一作心

所蓄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憤排

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為此書足下幸試留志為

僕集作試為一省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

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旨之就六經言詩又首

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地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

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

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飛集作而氣同

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

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

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

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察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

百志熙二集作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

以為大柄决此以為大寶也故開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

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

聞者作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

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志於諂

諂

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刊矣國風變為騷詞
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為文
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徬徨抑鬱不
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
鴈為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為比雖義類不具猶
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藝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
寡以康樂之粵博多溺於山水以泉明之高古偏放於田
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集有
焉于時六義寢微矣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潮風雪弄
字一作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
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

因雪以愍征役也堂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
羨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
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
風颯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
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
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三十首鮑防有感興詩
十五首又詩之豪者集有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
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
至於貫穿古今覩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
安石濠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
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僕常痛

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載歲暗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凡以來書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夜集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脊脊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故二十七方從鄉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爲集校書

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

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

與人言多論集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

爲時而著詞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卽位宰府有正

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

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

言者輒誅訶之欲稍稍迺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

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

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

雨詩而衆言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

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

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
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偏舉不相與者號為沽
名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
至骨肉妻奴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
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
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則足下足下又十年來一無困躓
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
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痛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
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
讀書屬文之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羣
居之懽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

無總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

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足集作升

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

亦其宜也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

賦判傳為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慙然自愧

不知信也及尋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

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

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

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娛樂他賓諸妓見僕來

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

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

庶僧徒媼婦處女之口每每有人詠僕詩者此誠雕篆集蟲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然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述窮理固然也况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迤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饑有食終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曰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裏中得

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為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詠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務牽於外情性動於內隨感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短句自二韻至百韻者集作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一集作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當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其力以出時之不利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

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終始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意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權今詮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畧之可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淡自成一
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興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

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淡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集作最要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迺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味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

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跡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
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與僕悉索還徃中詩取
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揚二秘書
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曰元白往還
詩集眾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踊踴忻喜以為盛事嗟
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
成就又可為之嘆息矣又僕常語足下凡人為文私於自
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
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
中矣况僕與足下為文尤患其多已尚病之况他人乎今
且各纂詩筆粗為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
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在何地溢然而倒集作則
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終歲集
歲鮮懽夜長無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次
第勿以繁雜為倦且以代一夕之話也微之微之知我哉
樂天再拜

與劉蘇州書

前人

夢得閣下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答憶春草報白君已下
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有攘臂痛
拳之戲笑與抃會甚樂甚樂誰復知之因有所云續前言
之戲耳試為留聽僕與閣下在長安時合所著詩數百篇
集作題為劉白唱和集卷上下事具集去年冬夢得由禮
首

部郎中集賢學士遷州刺史冰雪寒路自秦徂吳僕方守
三川得為東道主閣下為僕稅駕十五日朝觴夕詠頗極
平生之懽各賦數篇視草而別歲月易得行復周星一往
一來忽又滿集作盈篋誠知醜老集作老醜冗長為少年者所嗤
然吳苑洛城相去二千里捨此何以啓齒而解頤哉嗟
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勑者非夢得而誰前後相償集作
答彼此非一彼雖無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
嘗失律然得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此唱集作唱此和中得
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焉以附
前集成三卷題此卷為下遷前下為中命曰劉白吳洛
寄和卷自太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頓首

答莊克書

杜牧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彩章
句為之兵衛未有主疆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
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
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
止以文彩辭句繞集作繞繞前捧後是言文粹作詞愈多而理愈亂
如入闌闔紛然莫如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
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詞詞
不能成意大抵為文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為文百餘篇實
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為之文粹作文非不已
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為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為

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詩書春秋左氏已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過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以集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楊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楊子雲著書欲取覆醬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且况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謝西川白相寄賜新詩書

薛逢

某啓伏蒙仁恩猥垂下顧兼賜新詩二十首向風長跪齊思探玄如畏途咀冰若旱苗蒙澤瑩心冷骨潤葉滋莖曠

無津涯杳貌

集作

顧視秋日懸而氛昏息雅音作而

醜輒欲再願幽玄重開戶牖旁窺涉級漸冀升堂徒循夫子之牆未夢江生之筆今則緘之瑞錦貯以盤囊不獨榮耀於子孫實亦發揚於流輩生死幸甚伏計即離征鎮當赴闕庭鼓萬有而鑪冶重開序羣倫而權衡再設使鄭衛不作咸韶更張吹噓而寒谷春生霑灑而枯荻萌動天下甚幸某此時或希匠化獲序宗藝願承舟楫之功得出風波之路嗟嘆不足繼之詠歌謹錄長句七言詩一首獻上塵蹟尊嚴惶恐無狀

與崔學士書

前人

賢弟過岐山賦謁讓帝陵二篇自三兩復莫究津涯煥乎

與日月齊明洵乎與江海爭大苟若天地速如鬼神迎之
不見其前隨之莫覩其後波瀾之外懲勸在焉崛起當今
峭若嵩華是以謂之文矣歎之不足繼之誅歌霜霧興懷
未即拜賜謹先奉狀代申誠款不宣謹狀

與李山論詩書

司空圖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而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
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非
不酸也止於酸而已為文粹齏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
之人文粹有以充饑而遽輟者知其醎酸之外醇美文粹
字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一作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實
六義則諷諭抑揚淳蓄淵唐雅皆在其中矣然直署集本

並作所得以格自竒前輩編文粹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
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學
哉賈閬仙誠有警句然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蹇
文粹澁方可致文粹才亦為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

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竊集作
嘗自負既久而愈集作覺缺然然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
沙短文粹冰輕着雨銷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上句
谷見鷄犬山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慘英華無自人又

夜短徭悲減風和鵲喜靈此二句集本文粹並得於山中
則有坡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
人得於江南則有日帶潮聲晚煙和楚色秋集本文粹並

暗船燈照鳥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得於塞下則有馬色

經寒慘鵬聲帶晚饑得於喪亂則有驂騑思故第鸚鵡失

佳人又鯨鯢入海涸魑魅棘林高得於道官則有暮聲華

集作花院閉幡影石壇集作幢幽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

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又

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園則有暖景鷄聲美微

風蝶影繁一作還集本文粹並無此二句又遠陂春早早滲猶有水禽飛上句

云綠樹連村暗無黃花麥稀得於樂府則有晚粧留拜月春睡更生香

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入空巢集本文粹並作出羞池落葉穿破屋得

於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雖庶幾不瀆於淺

涸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又文粹無又字七言云逃難人多分

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劒更勝集作添徒僕亡書渾

集作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蒲小欄花韻午晴初又五

更惆悵回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上句云故園春歸未有涯小欄高檻別人家

又殷勤元日日歌午又明年上句云甲子今重數生涯只自憐自五更至此英華無

亦集作皆不拘於一槩也且集作益絕句之作本於詣極俾終

古不能扣我耳八字集作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足下之詩

時輩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為工文粹作工即知味外之旨矣

勉哉文粹作梅司空表聖再拜

此卷校正八十三字 二月二日沃未記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一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二

書十六

邊防上

武皇帝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一首

武皇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一首

與周冢宰宇文護論邊境事書一首

與張司空昭達書一首

與貞陽侯王太尉僧辨書一首

重與僧辨書一首

與高潛書一首

武皇帝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 徐陵

夫否終斯泰屯極則亨若日月之廻環猶陰陽之報復近

者數鍾九厄王室中微聖主欽明還承寶運卽是高祖武
皇帝之孫世祖孝皇帝之子重光累聖胤國承家天下生
民孰不歸德賊勃不涯踈戚希慕帝圖信是奸兇階茲禍
亂自王宮再淪於醜逆虜馬四飲於江淹社稷貼危鑿與
幽辱勃身居列岳自御強兵高視超起坐觀成敗旣而天
維重綴國步還康翻畫凶圖更謀神鼎且其兵馬之任資
於長昆方牧之權由於承聖操兄戈而斬姪藉國寵而弑
君不忠不義莫斯爲甚比春初便遣大都督歐陽頔據通鑑
作鑑城主傅泰等兇徒數十遂到臨川吾奉承朝筭指畫戎
畧樊滕耿賈戮力爭驅天地靈祇水陸開道獲傅泰不勞
於一箭擒歐陽無待於尺兵僞當皆俘連城盡拔所收軍
資不可稱筭去月十六日德州刺史陳法武等願憤通鑑也
仍梟兇豎一夫挺劍傳首上京萬里澄清人神慶躍彼豪
門著姓典牧方州拘隔天朝亟離寒暑公私憤歎豈可爲
懷今王道平夷理增權柝朱明戒節比復何如軍士平安
境內清謐吾以庸薄叨秉國鈞恒務牽纏諸有勞弊自天
數云否朝禍荐臻東夏崩騰西京蕩覆身惟許國任在勤
王宣力皇家靡有寧歲一還京師保持鴻業四驅夷狄奪
得江左始則杜龕元惡張彪不恭據有秦稽連蹤巨震隨
機討掩觸向平夷叛臣任約徐嗣徽等屢引齊虜前年末
旣踐京師江畔邊城皆爲戎戍賴貔貅騁力衛霍同心殲
厥胡夷不日清殄去年將夏傾國大來鐵騎八千許匹甲

士二十餘萬胡塵飛於北闕虜鼓震於南宮躬率偏裨聊
與挑戰虜便土崩瓦解投險赴坑大小皆擒鯨鯢盡戮三
江之上塞水無流千里之間伏屍相枕生獲大都督蕭軌
裴英起東方老李希光王敬寶等虜中驍將唯此數人屢
破關西之兵頻取淮右之地一朝俘斬無復子遺遠邇敬
欣華夷怖懼一作如聞彼虜稍是危亡尋命熊羆欲就征
討方可以雷行趙魏電掃幽并混一車書勢在朝暮而侯
瑱跋扈江川公私阻絕即平北賊仍事南征肉袒而縛歸
首闕庭即爲申聞優其禮秩台儀不貶位遇兼常今所擒
歐陽頴傅泰等莫不弘宥政爾授其兵馬處以榮祿坦然
遊狎無介懷抱年號武平國即清晏君之聞此寧不欣躍
但昔緣王事遊踐貴鄉日想山川依然舊識吾旣忝荷朝
私位逾台衮身持帝王之柄手握天下之圖故鄉如此誠
爲衣繡故人不見還同霄錦天涯藐藐地角悠悠言面無
由一作但以情企今者王猷帝載化被無垠浮海窮山罔
不咸格投竿負鼎馳步蒼龍崖穴丘園爭趨金馬君之才
具信美登朝如戀本鄉不能遊宦門中子弟望遣來儀當
爲申聞各處榮祿深加將保念嗣音郵今遣某甲等使彼
指此不多陳諱白

武皇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 前人

籍甚英風常懷眷屬封疆有限寤寐增勞辱此月九日告
深慰情佇方秋尚熱體中何如戎帳艱辛無乃爲弊吾以

庸薄謬膺台鉉既荷先帝拔擢之恩兼蒙今主責成之寄

政一作正以皇齊大德世紹和風方藉威靈庶平讐耻提携

小國願預藩臣還詔哀矜許垂容納奉勅須質使遣入朝

部下諸將哀吾誠節一兒一弟無所遺恡立志立義無負

上天但故丞相諸子及湛海珍等並依勅旨馳遣渡江主

上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鴻臚卿謝岐等至和州與司馬行

臺共為盟誓而蕭軌等決信叛亡苟相陵易鬱從東道馳

至北郊既逼宮闈無容靜默兩兩相對俱有損傷彼聞人

馬因此奔散且置兵之地溝澗且多退兵之時投赴相積

近遣張都來此具是行人所見但廣陵建業纔隔一江戰

場去岸不盈五里軍人退散理反鄉家綠岸村人復有舟

楫且蓋解荻筏竟浦浮江千百為羣前後相繼吾又勒兵

案甲不聽討捕若無恐懼並應安達假使在此不可更生

至彼而殂差非吾過如其枉理必是與軍見伐於有道之

人加兵於無罪之國若彼王師如此又是違盟后土皇天

山川社稷察其怨語寧容相祐辱告承上黨殿下及匹婁

領軍應來江右師出無名此是和義小之事大差無違禮

彼之陵我自是乖言玄天所伐匹馬無違翻見怨尤一何

非理若彼鬼神有知寧可斯背鬼神無知何用盟軟去歲

抑達摩等石頭天井連月亢陽三子纔降連冬大雪黃袍

盡沒白帳皆浮既因以之泥塗兼加以疾疫蕭裴既退

雲霧便除從爾以來稍成災旱定知衣冠之國禮樂相承

天道不言不容都城長江渺渺巨浪湯湯如閩艦舟師詎
 有深利近梁山之戰即是前車蕪湖之役可為明鏡昔晉
 侯不能乘鄭馬趙將不能用楚兵一非水土難為騁力揚
 州卑濕厥土塗泥如遇秋霖沓同江漢假令蚩尤重出白
 起還生控代馬而陵波躡胡靴而湔水終難逞効詎有成
 功六州勇士雖有百萬十姓豪傑徒勞千億不能為患斷
 可知矣昔我平世天下又安人不識於干戈時無聞於桴
 鼓故得克人侯景濟我橫江天步中危實由忘戰自亂離
 已久人解用兵女子無愧於韓彭童兒不殊於衛霍吳劉
 甚利蜀甲殊輕槩動風霜怒穿金石高樓大艦築日一作
 陵雲叱咤而起風雷吹噓如倒山嶽侯車騎三字一作侍

此一作

國家重將分陝上流近隔以邊塵時虧表疏王途既泰貢
 賦相望尋令子弟侍奉京邑已蕭太保龍驤於賁海王儀同
 虎視於洞庭若望高峯便當投袂何則凡諸將帥各護家
 鄉非直吾人獨憂宗社日者頻辱司馬行臺及諸公有告
 裴行臺當今方邵此諸賢莫非英傑其餘軍士悉是驍雄
 庸蜀氏羗之兵烏丸百虜之騎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何為
 此吾陪薄相懸何惡十字諸君身名俱滅來告以細柳之
 軍踰於灞上吾恐今之趙括不及廉頗也近張舍人至始
 奉嚴勅朝廷遣劉叔經仍往啓聞願達丹誠用停王赫伏
 計天慈理當懸照此身日月所鑒天地所明豈敢虛言欺
 望宸極足下既未知始末容有疑恠大軍多士希惠矜一作

務弘量非此失時騰表疏幸停師旅已存盟信庶其小國
永申藩禮天心無爽邇遐一同一作同知投筆悚慨不復多白
陳諱頓首

與周冢宰宇文護論邊境事書 前人

國有三慶民有四安所謂通和是由隣睦况周陳欵好一
紀于茲懷抱相期百世方遠灌瓜之美久勅邊吏拾掇之
尤想應無忽梁氏以漸水東為安湘小郡宜立巴州多歷
年所此於荆部本包分界近得刺史符元舉啓稱蕭山歸
忽遣杜元茂神僧訓等疑衍村率人馬踰淄潰一字涉澌便置
城隍謀為侵軼適荷隣德合州見還不容今眷一作眷顧仍縱
蕭氏元舉累移論及翻一作相河漢更往研問便騁鋒鏑彼軍

人恃勇遂致俘擒聞此紛紜甚以驚歎其商奄餘孽才力
甚微為暴邊城良憑大國但情均忌器不可加兵便勅軍
司以禮相放且前歲所大疆城本以南平等五郡輸薦貴
朝至如安湘既屬巴郡幸承隣惠無候涉言放一作故下漸
東唯如澧北政是標其大桶屬荊州之界耳彼此方申分
好義絕規圖所貴唯和所重唯信夫以南平等郡地曠民
豐雲夢之田楚王為寶吳當勁蜀晉拒強秦資彼山川並
為州鎮朕若棄其仁義務廣封域寧容延歲並貢周朝今
者和親已固山岳而方謀尺寸之土用益兼葭之地哉幸
非竊疾相見鑒容江陵小寇既爾虔劉前至之言或相誣
罔一二因使人宇文平口具其懷耿耿故此相白陳諱頓

首

與章司空昭達書

前人

君一作名白日聖朝受命天下廓清所餘殘兇唯有歐紇南

通交愛北據衡疑兄弟叔姪盤阻川洞百越之費不供王

府萬里之民不由國家明公受脤嚴冬持兵抄歲開冰踐

露炳一作炬火霄行便屆含淮乃其神速未騁三畧非勞六

竒薄交旗鼓仍平醜類自太清之末未定以來所闢疆界

不過郡邑今茲赴捷一作接二十餘州若較此功庸方茲英

力漢之馬援不能為擬吳之步騭故是相懸况孫處宗之

叛徒正槌盪主耳公私慶快豈可而言且僕一子也窮妖

徒所制五嶺遐曼存亡不測玄懷飲淚破膽復全蒙荷英

恩保其身命餘年仰戴何力能勝今遣主師某馳往稱慶

徐君一作名呈

梁貞陽侯與王太尉僧辨書

前人

此篇移入六百七十七卷贈答門庶幾一事相

次今存其目

重與王僧辨書已上六百七十七卷

前人

與高潛書

宇文憲

山川有間每深勞佇仲春戒節履納周書本傳惟宜承始

屆兩河仍圖三魏本傳二者交戰想無虧德昔魏曆云季

海內橫流我太祖撫運乘時大庇黔首皇上嗣膺下武式

隆景業興稽山之會總盟津之師雷駭唐郊則野無橫陣

雲騰晉水則地靡嚴城襲偽之首既犇竄於草澤竊號之
長亦委命於旌門德義振於無垠威風被於有截彼朝宿
將舊臣良家戚里俱升榮寵皆慶好爵是使臨漳之下効
死爭驅營丘之前奮身畢命此豈唯人事抑亦天時宜訪
之道路無俟傍說吾以不武任總元戎受命安邊路指幽
冀列邑名藩莫不屈膝官且風導化皆荷來蘇足下高氏令
王英風夙著古今成敗備而諸懷抱豈不知一木不維大厦
三諫可以逃身哉且殷必似去商侯服周代項伯背楚賜姓
漢朝去此弗圖苟狗亡世鞞家破身殞爲天下笑又足下謀
者爲侯騎所拘軍中情實具具諸執事知以弱卒弊本傳甲
欲抗堂堂之陣縈帶汚城以冀保區區之命戰非上計無待

下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
憑軾有期兵交命使古今一通典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

按正四十六字

二月初二日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二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三

書十七

邊防中

為高僕射與司馬消難書一首

為李密移郡縣書一首

為李密與袁子幹書一首

報竇建德書一首

課曹仁師出軍書一首

為高僕射與司馬消難書

盧思道

名曰一成雲雨丹歷炎涼引領南望勞眷無已歲暮寒重
想此勝宜羈泊水鄉無乃勤悴公居齊室家實元勳後入
周朝爵窮上等富貴榮名時無與二西征南逝一作遊蓋不

獲已且聖主敬於恩舊情期款到背冰之始曲憲申恩公
之妻孥一無所問行李往來想宜知悉陳氏肯盟負約事
非一緒所以爰詔大將軍龔行天罰靈旗電掃師次江陽
延首金陵但增翹注昔龐萌重獲漢主宥其深辜魏洽張
歸曹操魏洽未詳再歸曹王棄其大肯惜其才也今古如一醉飽
之過願不自疑兼齊氏王姬宛然在室諸子陸陸如何易
忘門生故吏遍於京輔舊友密親擊鍾鼎食萬里飄然音
塵不嗣眷言及此伊何可懷今元戎啓行易為去就承眷
有素敢布腹心若使雙舫浮渡三叛獲俘函首長安悔無
及也姓名呈

為李密移郡縣書

已見六百四十六卷

祖君彥

為李密與袁子幹書

前人

久藉英風未由披覽其為眷佇夢想增勞寒勢轉嚴比當
清吉久事昏朝無乃勤悴夫福善禍淫實上天之常道兼
弱攻昧往哲之成規自昏狂嗣位棄德崇姦疲苦生民塗
炭天下是以暴骨蒲於原野積惡比於丘山莫不奮白旄
而誅獨夫仗朱旗而勦二世孤為海內豪傑共推盟主百
萬義師大會河洛因苦秦之眾乘厭紂之機共救蒼生大
造區夏振茲長策濟此橫流義勇如雲林合響應東窮海
岱南徹江淮三分宇宙二為我有公早發風雲之志獨宣
主佐之才理追寇鄧之名當慕韓彭之氣何乃頓為殘賊
迷復成凶竭力昏亂之朝盡節危亡之國同扶累如如坐

缺字別本作誠然
宗本仍缺也

積薪靜言思之可爲長歎秦則楊熊李由並從顯戮晉則
荀晞王浚悉見殲亡詎若微子去殷伊生歸亳檀榮寵於
當年傳功名於後代知公素有赤誠思來歸義見機而作
不容淹久今授公上柱國東平公告身隨送至宜檢納脫
更遲疑必爲人制王世充自守西洛前後四度摧剪死在
朝夕翹足可見薛雄比從涿郡欲赴黎陽竇建德逆往邀
擊隻輪無返公之羸卒其數非多北顧西瞻何所憑賴然
白馬之津諸軍雲合船車下粟艦艦相尋足食足兵如貔
如虎四面攻圍千里援絕地不可入天不可登兵戈一臨
何處逃死吉凶二理幸自圖之故遣使指口宣德意

報竇建德書

唐太宗

雲霧不披山河在望企余之歎良用興懷鄭息有違齊楚
交絕自遠勞師旅當甚疲弊國家與彼本與仇隙彼之於
我未始猜嫌往者趙魏諸藩皇風久扇恒衛之地素爲我
有足下首爲寇亂屢來侵奪但以淮安喪師責躬由已公
主飄寓歸寧本朝並得保宥危亡負荷大惠親隣之好昭
然著明雖則俘若王官前疑作翦左傳翦我羈馬同羈馬旣懷坦蕩

會無蒂芥庶此冠蓋相望輪軒繼軌引弭兵之義敦方穆

之期如何言不由衷翻懷慝怨無名之舉遽發危機背德

之蹤遂爲戎首吁可恠也良深歎息王世充滔天猾夏自

貽伊戚豐毒三川一作自貽伊豐毒被三川腥聞四國皇情軫慮哀彼

黎元推轂投柯申茲弔伐走以不武奉遵朝寄自揚旌河

洛結壘伊瀍拯弊除凶屢摧羣醜其餘渠魁危蹙獨保孤
城重圍已合自知淪敗苟延朝夕之命空為銜誘之言其
濟惡反善雷同寇逆適所以心同霸楚若非國家膺圖受
錄剪暴除凶亦當并吞東夏自稱西伯足下豈不屈膝稽
首著在前聞飾智詭詞以分謗亂淪盟背惠職此之由又
世克與足下舊稱和好中塗翻覆罕能結誠遣使頻說匈
奴一作結好欲令侵伐冀土外欺內忌唯利是圖居安尚不自
存處危何力之有疑今糧儲整竭帑藏空虛折骸莫斂
命懸晷刻足下欲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求
外費理殊盡餅未見其宜足下前者殉地屠城親至東境
孟海公歷時抗禦未即從順頻令告急請我師救見逼求

和

一作

義所不取是以案兵辭使恩全世克又我國家不

違及遠海公援絕方歸執事假我風雲差無負德紫下

紫下

諸州隣近東鄙以足下風牛罕及停戍靡戒農居安堵未

相猜貳所以曹公兵前並追足下乘我無虞之城貪冒尋

常之地進無投迹之所退有迷據之色誰為計者良非上

筭比者漳滏喪沒既往不追河濟傾淪成事誰咎今乃過

相陵侮方深起難所以故到成臯佇承來旨昨者前茅警

路候騎啓行乃與足下中途相遇旌麾未列鋒鏑暫交彼

之士馬自相騰踐郊勞之儀遂爽犒師之禮未通雖則為

彼禍先能無懷愧國家夷兇撥亂唯以匡時濟俗不欲窮

民極武專任甲兵故蓄銳停師冀聞擇善可否之事幸速

圖之若不獲命終為怨府雄夫奮其智勇猛士發其餘怒
諸軍霧合指日風驅屬橐鞬於中野縱矢鏑之餘費燎原
覆醢雖悔難追必然一作欲繼好息民更敦前好况兵交使
往遲覽還音

諫曹仁師出軍書 武后

陳子昂

臣伏見詔書發懷遠軍令卽將曹仁師部集作勒以征匈
醜臣聞古之天子方建大禮必先振兵釋旅以告成功故
漢孝武皇帝將封禪乃徵精卒十萬北巡朔方畧地而還
此蓋遵古先哲王之禮也今神皇陛下應天受籙將欲郊
祭天地巡拜河洛建明堂朝萬國斯邁古之盛禮也誠合
式遵舊典耀武塞上畢境而還一恐臣集作曹仁師未識典

禮拜兵長驅窮極砂磧不恤士馬專以務得為利不以全
兵為上今朝廷百僚雖有疑者無敢言之臣誠愚昧不識
忌諱曾聞事君之道所貴盡心心以為非安可不言臣料
仁師到雲內城發兵之日合至九月初到突利城廻兵之
日合至十月初胡地隆冬草枯泉涸南中士馬不耐郊塞
計仁師所將之馬從靈州常所發之處却廻到雲內城已
行四千餘里雲內城中中又先未支度馬既疲瘦經冬無粟
以臣愚筭十不存五紫蒙之軍類例相似且仁師此行計
遲發速至於應會不甚精備以臣計料恐未成功脫若功
未克成士馬先喪盡中土求市卒又難得且自古與匈奴
戰非士馬相資不可臣恐馬既虛用致盡賊又竄遠未平

但慮後之謀臣悔於今事且古來絕漠多喪士馬非臣抑
疑度輒陳聞昔漢室以衛青出塞是時漢馬三十萬足旋
師之日馬唯餘四萬十四年不得事匈奴蓋由此也臣願
陛下考驗前古收臣愚誠望與三公大臣審更詳議

校正五十二字

二月初三日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二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四

書十八

邊防下

與契苾將軍書一首

與程將軍書一首

課雅州討先羗書一首

爲建安王與安東諸州軍書一首

爲江東節度使破餘姚草賊龔厲捷書一首

代李侍郎與宣武韓司空書一首

上周相公書一首

祥瑞

爲建安王答王尚書一首

賀張徐州得白兔書一首

醫藥

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直書一首

寄裴舍人遺衣藥直書一首

與寧王憲等書一首

邊防下

與契苾將軍書

王勃

昊天不忱哲人終否畢公逝矣傷如之何敬想情則懿親
義惟良執非夫人之為慟其誰為慟乎僕與此公早投交
公夷險之際終始如一常思並建忠孝之迹共申家國之
讐而負一作壯志不就古人所悲何圖一旦長訣嗚呼哀

哉管仲不存叔牙空在子皮已喪子產何依興言追昔良

增痛悼適得韋四郎書其承具大郎雅意知欲以此公碑誌

託夫一作下走夫撫今懷昔理寄斯文旌德叙功事屬知

已是以子期幽思感叔夜之形言伯喈雄藻一本作伯待

林宗而無愧下走雖不敏幸託深期此而不為誰當為者

但恐位卑先達才非拔萃虛承厚眷不副高聞聞一作謹

遣舍弟勛往面取進止臨書啜泣慘惶不次

與程將軍書

駱賓王

昨見武郎將備陳將軍之言恩出非常談過其實恭承集

間嘉會惠深用慙惶君侯懷管樂之才當衛霍之任豐功厚

利盛德在人送往事居元勳蓋俗智足以崇集作王業道

足以濟蒼生尚且屈公侯之尊每集無申管庫之士

若僕者天地中一無用芻狗耳粵自旌賁之辰即逢聖明

之曆材不應務不能成佐命之功智不適集作時不能包

周身之防加以天資木強不能屈節權門道集作隔蓬心

不能賈名時議常願為仁由已喪我於吾見機可以絕機

無用之為有用隨時任其舒卷與物同其波流者矣其於

木也班垂無所錯集作其鈎繩其於駕也良樂無所施其

銜策不悟聖朝發明馭之詔集作君侯緝雍熙之道曲垂

提獎廣賜集作游談謬集作以樗櫟之姿忝預賢良之薦

當今鴻都富學麟閣多英非游夏不可以升堂非夔牙不

可以擊節儻使片言失德事暴區中匹夫竊議語流天下

進乖得賢之舉退貽薄德之譏恐不肖之軀為高明之累

耳必能一眚增價九術先登燕昭為市駿之資郭隗居禮

賢之始則當効駑駘之用飾固陋之心陶鑄堯舜之典謨

憲章文武之要道集作上以究三才之能事下以通萬物

之幽情將使詞翰為行已外篇文章是立身正集作路耳

又何足道哉言而不慙者恃惠子之知我也所恨禁門清

切造就無緣官事集作牽纏程集作期有限某尚期辭滿

儻汎孤舟萬里煙波舉目有江山之恨一作百齡心事勞

生無畧漏集作之歡嗟乎流水不窮浮雲自遠露襟此別

把袂何時特以平生之私忘其貴賤之禮幸勿為過謹不

多談

右二篇與將軍書非論邊事也

諫雅州討生羗書

陳子昂

將仕郎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昧死上言竊舊唐書作臣聞道

路云云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羗因以襲擊吐

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廢梁鳳巴契兵以徇之臣愚

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怨起唐書作雅

州邊羗自有國唐書集本已來未嘗一日為盜今且且唐

本並作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山西

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

構矣昔後漢末西京喪敗蓋由此諸羗此一事也且臣聞

吐蕃桀黠之虜君長相信而多奸謀自敢抗天誅爾來向

二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矢

唐書作夫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待封為越武之將屠十萬

眾於大非之川一甲不歸唐本又以李敬玄劉審禮為廊

廟之宰唐書辱十八萬眾於青海之澤身為囚虜唐書作

處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雷雲然竟不能擒一戎馘一醜至

今而關隴為空今乃欲以李處一為將驅顯頓之兵將襲

吐蕃臣竊憂之而為此虜所笑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

而得害者則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

侯以為不兼竇不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

金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

谷棧褒斜置道於秦自是險阻不開山谷不閉張儀躡踵

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寶邑滅至今蜀為中州是貪利而亡此三事也且臣聞吐蕃羯虜愛蜀之珍富欲盜之久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此其所以頓餓狼之喙而不竊食也今國家乃亂邊羗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響嚮導以攻邊是以借寇兵而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事也臣竊觀唐書集本蜀之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悉以委身西羗得西羗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又恐僥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所寶恃險者也人之所安無險

者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羗戎已有奸盜在其中矣往來益州長史李崇真將圖此奸利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以待之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搔唐書作騷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真贓錢已計巨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之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愚臣唐書作臣愚意者不有奸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羗為計者哉此六事也且蜀人庭秀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敵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羗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為羗夷所橫暴昔辛有見被

髮而祭伊川者以為不出百年此其為戎乎臣恐不及百
年而蜀為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單于棄龜
茲放踈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
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行乎三
皇五帝之事者也今乃狗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
之戎而遺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不甚悟
者也况當今山東饑關隴弊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
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臣
又流聞西軍失守北軍不利邊人忙集作惟非動情有不安今
唐書有復驅此兵投之不測臣聞自古國亡家敗唐書作亡國破
又字家未有集作嘗不由黷兵今小人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
德也唐書有又字又字是弊中夏哉臣聞古之善為天下者計大而
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
害然後長享福祿伏願陛下熟計之

為建安王與安東諸軍州事書 前人

月日清邊道行軍大總管建安郡王攸宜致書安東諸州
刺史并諸將部校官屬等初春猶寒公等又統兵馬勤國
捍邊不至勞弊也其如常以此賊中頗有人出來異口同
辭皆云逆賊李盡滅已死營州饑餓人不聊生諸蕃首領
百姓等唯望官軍即擬歸順前後繼至非止一人某先使
人向營州昨廻具得父老密狀云賊勢窮蹙去正月上旬
有妖星落孫萬斬營中其聲如雷賊黨離心各已猜貳天

殃如此人事又然平殄亮渠正在今日大軍即已二月上
旬六道益入指期剋剪同立大勲請公等訓勵兵馬共為
犄角開國封侯其機在此幸各勉力以圖厥功尋當更使
人續往先此不具

為江東節度使破餘姚草賊龔勵捷書

獨孤及
已見五百
六十七卷

代李侍郎與宣武韓司空書

呂溫

某以非才謬當重任事關國計勤限軍期撫事知難夙夜
憂積蓋以運路擁滯私鹽撓法力非有司所及唯託方鎮
至公伏惟司空文武全才勲德茂著朝廷毗倚中外具瞻
勤王則知無不為憂國則言皆可復今春過日獲拜旌
旌麾眷私之餘已列集作此事蒙許同志立法叶力徇公

對敷之初便具聞奏所以遣裴郎中往申朝吉議立規矩
悉令諮託大賢非敢專行鄙見昨得巡按狀報伏承司空
德量旁通忠誠感發急公家之病同職司之憂蓋法隄防
已行文牒斗門同塞許有商量率先諸侯首贊王度義形
九牧忠動三軍意開而遠近承風言發而神明知感况某
奉職之分承眷之深受賜懷仁豈同常等銘戴所至無喻
下情

上周相公墀書

杜牧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
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
生人以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

詩大雅維清

維清是頌非雅

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

王受命

受殷王專征之命也

七年五伐番戰陣刺代之法遺之武王

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禎祥周公

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

尤者莫若鈞援衝壁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

雅周公皇矣美周公之詩曰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

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于其城以臨

車衝鈞援其城文王親自為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

夫子剛而取之列於大雅以美文王之功德手弦而口歌

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

橫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

不知儒者竟可知兵也竟不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

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

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

集作于

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羗徵關

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

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

東乃

集作所

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

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戰騎百不當一是謂不知人

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

竭天下不能滅樸檄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

竭天下不能滅樸檄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

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收所注孫
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
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為三編輒敢獻上
以備閱覽少希鑒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
首再拜

祥瑞

為建安王答王尚書書

陳子昂

使至辱書知初出黃龍即擒白鼠凶賊滅兆事乃先知集作
徵凡百士衆莫不喜躍鼠者坎精穿竊為盜夜遊晝伏乃
是其常今日投營集作素質委命賊降之象理必無疑
近耳有賊中信來親離衆潰期在旦夕尚書宜訓勵士卒

林馬嚴威因此凶亂之機乘其敗亡之勢事同破竹無待
前茅坐聽凱歌預用欣慰

賀張徐州得白兔書建封

韓愈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皎集作全

白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田蜀本作之役夫

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

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

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兔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

也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

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實戎蜀本國名又

附麗音離也不在農夫之家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

來之之道也有安阜

集作附

之喜

喜集作嘉名

焉伏聞閣下股肱

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畏威

崩析

蜀本作折

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具跡表文以承答天

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合

集作念

睹茲盛美焉敢避

不讓之責而默默耶

一作賀也

愈再拜

醫藥

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不直書

慮照隣

幽憂于學道于東龍門山精全只布衣藜藿堅卧於一巖之

曲客有過而哀之者青囊中出山金花子丹方相遺之服之

病愈視其方丹沙二斤穀楮子中中中中則山中可有丹沙則渺然

難致昔在關西太白山下一隱心士多玄明膏中有丹沙八

兩于時居貧不得好上沙但取馬牙顏色微光淨者克用

自爾丁府君憂每一號哭涕泗中皆藥氣流出三四年羸

卧苦嗽幾至於不免復偶於他方中見一說云丹砂之不

精者服之令人多嗽訪知一處有此物甚佳兩必

一作須別

錢二千文則三十二兩當取六十四千也空山卧疾家業

先貧老母年尊兄弟祿薄若待家辦則委骨於巉岵之峯

矣意者欲以聞歲五月穀子熟時試合此藥非天下名流

貴族王公卿士於仁惻之心達枯骨朽株者孰能濟之哉

今力疾賦詩一篇遍呈當代博雅君子雖文不動俗事或

傷心僅遇晏嬰脫左驂而見贖如逢孔子分秉粟以相憂

則越石原憲不辛苦於當年矣唯當坐禪念室以答深仁

若諸君子家有好妙沙能以見及最爲第一無者各乞一
二兩藥直是庶幾也仲尼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乎
未有力不足者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在坐則參於
前在輿則倚於衡古人心可見矣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
斯仁至矣言能苟行之仁道不遠也朝英貴士博濟而好
仁者何必相識故知與不知咸送詩告請無案劔同掩體
骸云爾

寄裴舍人遺衣藥直書

前人

山信

一作僕

至自都太子舍人裴瑾之太子舍人韋方賢左

史范履冰水部員外郎獨孤思莊少府丞舍人內供奉閻
知微符爾郎喬侃並有書問余疾兼致束帛之禮以供東

山衣藥之費嗟乎代與道交喪其來尚矣股楊州與外甥

韓康伯別慨然而詠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交

頤不能自已余以其爲人也名過真一作其實然窮達之際

則西狩獲麟所不能逸疑作免斯亦古君子之大悲也自卽

而下曷足譏焉余家咸亨中良賤百口自丁家難私門弟

妹凋喪七八年間貨用都盡余不幸遇斯疾母兄哀憐破

產以供醫藥屬多穀不登家道屢困兄弟薄遊近縣創巨

未平雖每分多見憂然亦莫能取給海內相識亦時致湯

藥恩亦多矣晚更驚信佛法於山下間營建所費尤廣本

欲息貪寡欲緣此更使貪心萌生每得一物輒歡喜更恨

不足嗚呼道惡在而奔競之若茲雖觀苦空無常而此業

已就不可中廢祈一作獲福慶思與士君子共之

與寧王憲等書

玄宗皇帝開元中

昔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峻舊唐書作高高高舊唐書作高處殊無極

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

四五日身體舊唐書作輕生羽翼朕每思新唐書作言服藥而求羽

翼何如骨肉兄弟天性之羽翼乎陳思有超代之才堪佐

經國舊唐書作綸之務絕其朝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

宣王之奪豈神丸之効也盧舜之聖捨象傲之愆以親九

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為帝王之軌則于今數千載天

下歸善焉朕未嘗不廢寢忘食興舊唐書作欲歎者也頃

因餘暇妙選僊經得此神新唐書作有丸古老云服之必驗新唐書有

今分此藥願與兄弟等新唐書作共之同享舊唐書作保長齡新唐書作有未無限

極新唐書作借王長齡未末無限極

校正五十八字 二月初三日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四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五

書十九

勸諭上

與侯景書一首

諫陳寶應書一首

與徐僕射書一首

報尹義尚書一首

與侯景書

高澄即齊文襄王

盖聞位為大寶守之未易責成一作仁誠任重終之實難或殺

身成名或去食存信比性命於鴻毛方義節一作等於熊

掌夫然者舉不違一作夫德動無過事進不見惡退無謗言

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依一作於偏所眷屬繾綣襟一作於

期綢繆素分義貫終始情存歲寒司徒自少及長從微至

著共相成立一作生非無恩一作非無恩德既爵冠通侯位標上



等門容駟馬食一作室饗萬鍾財利潤於鄉黨榮華被於親

戚意氣相傾人倫所重感於知己義在不忘一作忘軀眷為國

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壺飧者便致扶輪之効若然尚

不能已况其重於此乎幸以故舊之節一作義欲存一作子

孫相托方為晉秦之疋共成劉范之親假使日往月來時

移世易門無強蔭家有幼孤猶應加璧不遺分宅相濟無

忘先德以恤後人况聞負杖行歌便已很顧反一作太噬於

名無所成於義無所取不蹈忠臣之迹自陷叛人之地力

不足以自強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為累卵之危西

求救於黑秦一作秦南請援於蕭主一作氏以狐疑之心為首鼠之

事入秦則秦人不容歸吳則吳人不信當今所觀一作相視未

見其可不知終久持此安歸相推本心必不應爾當時不

逞之人曲為異端之說遂懷狐鼠一作市虎之疑乃致投杆之

感一作此來舉止一作英華作事已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

合門大小並在一作付司寇意謂李氏未滅猶言少卿可反

孤子無狀招禍丁天酷罰不能死亡苟存畧漏追慕永遠

五內崩裂但禮猶權奪志在忘思一作私効力命卒成功業前

近一作者聊命偏師前驅致討南兗揚州應時尅復即欲乘

機長驅懸瓠屬以炎署一作署欲為後圖且命旋軍待時更舉今

寒飈向折白露將團方憑國威一作靈龔行天罰器械精新

士馬強盛內外感恩一作靈德上下戮力一作齊心三令五申可蹈

湯火若使旗鼓相均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注螢夫明

一作口

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為福寧使人負我一作我負不使我負

人一作人負我當開從善之門使一作决有改迷之路今誠刷美

非作制心蕩意除嫌去惡想猶致疑未便見信若能卷甲來

朝鞬弓一作垂藜還闕者當相授豫州刺史以終身世四字一作

終君之世所部文武並一作更不追攝進得保其祿位退則不喪

功名冀有知幾之心當為可信之事今王思政革法寶等

孤軍偏將遠來深入然其性命在君股掌若欲刺之想有

餘力若能擒剪肆諸市朝即加寵授求保疆場君門眷屬

可以無恙寵妻愛子亦相送還仍為通家共一作卒成親好

所不食言有如皎日今遣行人路程可度此月十日應至

彼間足得還返若能悔過不忘本朝宜遣腹心之使自來

向此面取委曲使相知信如其遲疑未便分决使來賒緩

不赴期會國有常刑以明君法今一作君既不能東封函谷

南面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得地不能自守聚眾不以

為強空使身有背叛之名家為惡逆之黨兄弟子姪首足

異處一作門垂髮戴白同就塗炭聞者相為酸鼻見者相為

寒心覆宗絕嗣自貽伊感戴天履地之心能無愧乎疑脫

字二禍福决之此使善惡向背相任所從脫出不自思致延後

悔駟馬不追噬臍何及孤子今日不應乃一作方遣此書但

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歸西英華作惡之心深有追悔之意聞

西兵將至遣遵道向嶠中參其多少少則與其同力多則

更為之備又云房長史在彼之日司徒嘗欲將一作遣書啓

也一作在

將改過自新求効邊畔已差李龍仁等垂欲發遣開房已
還遠作遂復停廢一作發未知遵道此言為實為虛但既有
所聞不容不相盡告吉凶之理想自圖之

一作皆梁書侯景傳

諫陳寶書

虞寄

東山居士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離流世南史作離

蓋避唐世氏諱並故漂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

國士之眷意氣相感何日忘之而寄沉痾彌留嗚陰將盡

常恐卒填溝壑消塵莫効陳書南史並作報是以收布腹心冒陳

丹款願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密陳書南史並作察之則瞑目之

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

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

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不世南史作動

俗往因多難杖劍興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

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民南史作人乎此所以五尺

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帝肇基草昧

初濟艱難于時天下沸騰民南史作人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

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洞微之監屢陳書南史無此字

折從衡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筭遠圖發於

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羣臣輯睦結

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畧推

赤心於物者也屢申文詔款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

赤心於物者也屢申文詔款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

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翻然陳書作異計寄所以

疾首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為將軍惜之寄雖

疾侵老及言無足采千慮一得請陳愚管陳書南願將軍

少戢雷霆賒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

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多難荐臻寰宇分崩英

雄互起龍戰虎爭竊號假名銳精持鋒不可勝紀人人自

以為得之然夷凶剪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

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歸陳書南惟天所在

當壁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網再張

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強侯瑛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

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雄長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

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瑛則厥角稽顙委

命闕廷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

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眾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動高

竇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

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叙擢至如余孝順

陳書南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頤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牙爪

胷中豁然曾無纖芥况將軍豐非張綉罪異盧陳書南謀

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

齊隣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

機楚趙連從之勢可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

也且劉將軍狼顧南史一隅亟經摧劔聲虧魄陳書南史

也且劉將軍狼顧南史一隅亟經摧劔聲虧魄陳書南史

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

親信二字南史作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

能被堅執銳驅馬深入繫陳書南史作擊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

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勢孰如侯景將

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

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南史作人皆厭亂其孰能棄

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

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沒陳書

南史作餘相尋餘善右渠英華作餘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

難恃况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

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

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

子尚王姬猶其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下

陳書南史作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

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陳書南史作事此又

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

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為心修阡疋夫之力衆寡不敵將

率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移一作兵未

知其利夫以漢朝吳楚晉室顛顛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

本塞源自家圖國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為

將軍計者豈陳書南史作莫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即快郎隨

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

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

白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鑒未形智者不
再計英華作計始非此成敗之效將軍勿疑吉凶之機間不容髮

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况以將軍
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脩藩服北面

稱臣者乎陳書南史無此二字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

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弊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
力綿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其其陳書

南史作其之如薺

與徐僕射書

尹義尚

義尚白漳濱江渌眇若天涯去鴈歸鴻雲飛難寄瞻言鄉
國泣珠淚而盈懷寤寐德音仰煙霞而疾首既而暑往寒

來愁雲滿塞河冰自結非由漢后一作露恒嚴

假公超之術霜飄虎渠一作距知朔野之寒雪覆龍岑徒

憶清江之煖眷言疇昔邈矣遐哉係仰清顏願常豐勝

容廊廟時宣匡奉之風偃息康莊無廢怡神之道義尚望

國窮魂繁憂積歲雖其未殞豈曰生年日者謬忝後車一作

非陪遊上國會觀禮樂見季子之知音經奉侍言嗟鄭僑

之博物如軍書愈疾之製碑文妙絕之詞猶貴紙於鄴中

尚傳聲於許下逮乎百六之年仍離再三之酷吉凶禮數

綿歷歲時嘗膽茹辛備同艱險每冀穹蒼有感大國矜憫

以禮言歸馭驛俱反何期毳毛湮淪墜灑漳濱之水逸翮

摩霄輕託蓬萊之頂信知有幸無幸見生死之殊倫才與

不才驗沉浮之異趣昔秦歸趙璧還得連城晉失楚材直
亡其寶自國祚中絕行李不通等避世於桃源同留寓于
仙嶺每瞻牛候馬想金陵之聖人今覩皇華知有熊之建
國賓堯仕舜猶是八才緯武經文方倚四貴幸甚幸甚昔
楊朱岐路悲始末之長離蘇武河梁歎平生之末別雖復
音塵可嗣終隔風雲夢想時通無因覲止依依望楚寸陰
有待百年將半輕生若是命也如何今車書同執行李相
繼猥荷文移通賜論及輜軒旣以復命義尚未被哀矜竊
以晉楚釋囚共成親好今乃拘彼來一作求此不亦難乎夫
以匹夫投分猶須坦蕩况兩國二君那宜細計彼若才如
廉樂猶恐不習禁兵苟非其人留之何益然三戰三敗率

成強伯之功七縱七擒終仗天威之力由此言之彼此如
耳徐元直西蜀之謀士關雲長劉氏之驍將須歸即遣知
叛弗追今之與古何其異趣且二國叶和長江共有如首
如尾可以同規或貳或猜豈名唇齒是以隔河分畝君子
知其不終衷甲尋盟春秋貶其行詐伏承聖上欽明英賢
佐輔方知解網之氣用表無偏之化若彼之俘虜猶且蒙
歸此之南寇何辭不遣如其苟相猜貳信不由衷雖篤親
隣義尚何罪不任辛酸之念輕陳萬一之情伏願仁人少
存疇昔承閑之便希復開言昔張子餘年誠稱吳王之賜
微躬邁影實仰含弘之澤載筆漣洏罔知所運

報尹義尚書

徐陵

別離二國雲雨十年日懸河陽追銅爵而無遠神遊漳水

與金鳳而俱飛北使還辱去冬十月十一日告忽同年無

字年言叙循還巧製欣慰良深河朔年芳雖當淹晚白清晚

浼春流已清氣陌依依長楊稍合體中何如豈無鄉思弟

君此字無三秦世胄六輔良家文武兼能志懷開遠谷未之

筆無慙古人蓋延之功高視前彥而淹留趙魏亟歷寒暄

企一作延望鄉關理多悲切聖朝欽明慕曆大拯生民戮巨

海之奔鯨殲中原之封豕晉君之說長安遠於日邊楊雄

有言交州在於天際則輸暎王府屈膝閭門川洞酋豪強

舉滇海神兵一作所指率土咸康方當偃伯於靈臺韜戈

于武庫變大風於五禮驅蒸民於昌辰物色英聲搜揚俊

傑投竿負鼎馳步蒼龍巖穴丘園爭趨金馬而弟留河北

義等周邵懷此殊才實可傷嗟吾崦嵫既暮容鬢皤然風

氣彌留砭藥無補追惟疇昔共備行人室家安危賓禮升

降懸壺代哭俱曆春冬移館于箕同茲辛苦鳴蜩抱樹亟

見藏冰歸鴈御蘆多經寒食靖言念此如何可忘握翫來

書彌其承臉夫以擁腫之木得免因於不才斲鯨之牛自

保由其無用以余鄙陋未友龔生惟歎吾賢不同遽瑗耳

若推溝拯溺每切皇遺疑翻鱗見機覽此字無所以降咫尺

之書馳翰軒之使心期與國必遂還途寧謂親隣更成難

請言尋雅告所及縲囚便訪鴻臚幸無淹使聞諸司寇或

有邊俘前歲中流是維同惡燕禽一作旗望闕冀馬臨江裁

東

頓雲羅自投天網京觀之塚宜彰武功周醜之門方申明
罰而聖朝好生惡殺收雷寢電兵車所獲雖同長萬之來
思澤從容無異荀瑩之禮方之於弟况擬非倫伊昔梁朝
共奉嘉聘張茲大帛處彼高閑庭奏歌鍾座延僑盼賓客
之致一作叙方於阼階田獵之禽同於君膳正以鄉關阻亂
致爾拘留家國隆平義應旋反况復韓宣屢至宰孔頻還
翻爾遲迴闕之隣睦弟遂鍾儀之操對此皇華高后左傳作厚
之詩一何非類關徐廉樂之况三戰七擒之言此日借予
之矛攻子之室彼之使客猶尚不還此於齊都豪門貴戚
周行匪例事義相懸豈與太弟同年而語吾本自凡流以
復衰老稍近東岱不奢疑擊壤之年唯欣堯俗若耶之復

疑長保安卧時思之疑不棄忝亞宗卿非得侵官天處但
當令芄芄在詠濟濟盈朝才冠卿雲智同荀郭文辭富於
江海高論泊於雲霄趨走丹墀之間侍奉清規之內弟來
款言至欲附祈聞聯類非宜更其多惑若使良有闕猶希
贈鯉之書郵驛方通復行飛鶴之信執筆潛然不知何向

校正六十一字

二月初三日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五